

引用:张二伟,司原成,吴高鑫,陈波,陈兴华. 印堂穴临床应用的古文献研究[J]. 湖南中医杂志,2020,36(10):150-153.

印堂穴临床应用的古文献研究

张二伟¹,司原成¹,吴高鑫¹,陈波¹,陈兴华²

(1.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 贵阳,550025;

2.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510405)

[摘要] 目的:通过对印堂穴古文献检索分析,归纳印堂穴临床应用规律,为印堂穴临床应用和科学研究提供指导。方法:检索《中华医典》(第5版)收录的有关印堂穴内容,对印堂穴病证诊断、主治病证、单穴应用、腧穴配伍应用及中医疗法等相关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并建立数据库。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符合要求的条文124条,涵盖64部古籍,涉及五官科、内科、儿科、外科、妇科等多门学科30种病证。印堂穴用于病证诊断的条文共计40条,涉及小儿痘疹、惊风、夜啼等8种病证诊断及预后推测。印堂穴主治病证条文共计79条,治疗最多的为五官科疾病,其次为儿科和内科疾病。与印堂穴相关的中医疗法有穴位贴敷、针刺、艾灸等6种,穴位贴敷疗法治疗范围最广。针灸疗法中,印堂穴配伍腧穴36个(106次),其中出现频次较多(≥4次)的有11个,总计69次(65.09%)。配伍频次最高的腧穴为合谷穴,其次为百会穴和攒竹穴。印堂穴在养生治未病领域也有应用。结论:印堂穴在病证诊断、治疗、预后推断及养生治未病领域都有应用。印堂穴主治病证广泛,尤其在头面五官和小儿疾病中应用较多。印堂穴治疗以近治作用为主,腧穴配伍主要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

[关键词] 印堂穴;临床应用;中医古籍

[中图分类号] R245.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0.10.061

印堂穴出自《玉龙歌》,该穴在面部两眉内侧端中间凹陷处,归属于督脉。由于印堂穴的位置特殊,古文献中常以其所处部位代替该穴位名,如“眉间”“曲眉”“眉心”“两眉中间”。印堂穴临床应用广泛,为系统了解印堂穴临床应用规律,笔者对古代文献中有关印堂穴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印堂穴临床常用疗法、病证诊断、腧穴主治及配伍规律,为临床应用及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 《中华医典》是目前我国中医古籍系统整理较为全面和权威的电子丛书,最新版本是第5版,包含1156部中医古籍。本研究以《中华医典》(第5版)为数据来源进行检索,并建立数据库。

1.2 检索策略 在《中华医典》中输入检索词以收集所需资料。以“印堂”“曲眉”“眉心”“眉间”和“两眉中间”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检索完成后以《针灸学》^[1]和《中国针灸学词典》^[2]中涉及印堂穴的内容为参考,去除与印堂穴无关的条文。最后将计算机检索的结果与纸质出版物相对照,检查字词、标点符号等是否有错误,以确保资料准确可靠。

1.3 纳入标准 1)印堂穴用于病证诊断的内容;2)有关印堂穴单穴主治病证的条文;3)有关印堂穴腧穴配伍应用的条文;4)印堂穴相关中医疗法的内容;5)印堂穴临床应用的相关医案;6)歌诀、歌赋中有关印堂穴主治及禁忌的内容;7)有关印堂穴治疗注意事项的内容;8)综合性医籍只纳入原始医籍。

1.4 排除标准 1)有关印堂穴别名叙述性条文;2)有关印堂穴定位和归经走向的条文;3)病证或治疗描述不清或不确定的条文;4)重复性内容,只保留描述较详细的一种,若完全重复则保留年代较早者。

1.5 数据录入 使用《中华医典》的导出功能,将检索词检索出的条文导出为Excel文件,去除与印堂穴无关的条文。并依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条文。筛选结束后,将电子文档与纸质版书籍进行对照并修订。将修订后的数据按照文献出处、作者、朝代、病证、诊断、穴位、中医疗法和治疗注意事项等8项内容录入Excel表格中,建立数据库并对其进行统计处理。

1.6 名词规范 1)病证名称规范。不同时期的古籍中同一种疾病可能名称不一致,需要规范命名。病证根据《中医

基金项目:贵州中医药大学2019年省级本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黔财教[2019]161号,2019054);贵州中医药大学2019年博士启动基金项目(贵中医博士启动[2019]137号)

第一作者:张二伟,男,医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针灸防治亚健康

通讯作者:陈兴华,男,主任中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针灸治疗脑病和调治亚健康,E-mail:dr_xinghua@qq.com

病证诊断疗效标准》^[3]《中医五官科学》^[4]《中医内科学》^[5]《中医儿科学》^[6]《中医妇科学》^[7]和《中医外科学》^[8]进行统一。如“沙蛾”归为霍乱,“马脾风”归为惊风,“脐风”归为破伤风,“客忤”和“思乳”皆归为夜啼。2) 腧穴名称规范。中医针灸学中一个穴位可能多个名称,在古籍中使用不一,因此需要将穴位名称规范为国际通用的名称。以《针灸学》^[1]的腧穴名称为标准进行统一命名:如“人中”统一为“水沟”,“囟门”统一为“囟会”。

2 结 果

经过数据分析处理,本研究共纳入 124 条文献资料,涵盖 64 部中医古籍。印堂穴用于疾病诊断条文共计 40 条,涉及小儿痘疹、惊风、夜啼等 8 种疾病的诊断及预后推测。印堂穴主治病证相关条文 79 条,包含惊风、头痛、头面疔疮、翳障、鼻衄、产后血晕等 30 种病证,涉及五官科、外科、内科、儿科、妇科等多个学科。在印堂穴应用的中医疗法有穴位贴敷、针刺、艾灸等 6 种。在针刺与艾灸疗法中,与印堂穴配伍应用的穴位共计 36 个,其中包含 30 个十四经脉腧穴和 6 个经外奇穴。印堂穴在养生治未病领域应用的相关条文有 2 条。

2.1 印堂穴望诊诊断 数据统计显示,印堂穴用于病证望诊的条文共计 40 条,包括了印堂部位脏腑分配、8 种病证的诊断、病机及预后推测。印堂穴五色主病相关条文共计 28 条,其中 24 条为小儿病证,占 85.71%,观察印堂部位皮肤颜色、纹路即可诊断,如《活幼心书》云:“坏证伤寒,其候外察印堂多紫纹”^[9]。观察印堂穴可推测疾病吉凶,如《疡医大全》云:“印堂:肺之部,痘如成片云遮,则主大凶”^[10]。观察印堂穴可推测疾病预后转归,如《古今医统大全》云:“印堂青色,壮热吮乳,睡中多惊,手足微掣,久则成痼”^[11]。(见表 1)

表 1 印堂穴望诊

内容	望诊
脏腑分配	印堂肺之部
五色主病	痘疹、夜啼、惊风、泄泻、痰饮、破伤风、伏燥、伤寒坏证
病机	灰扑印堂,心家少血;印堂红斑,心阳炽盛
预后	痘如云遮,主大凶;黄色明润,为欲愈;印堂黄白,吉

2.2 印堂穴主治病证 印堂穴主治病证相关条文共计 79 条,共包含 30 种病证,涉及 11 种五官科病证,7 种儿科病证,7 种内科病证,4 种外科病证和 1 种妇科病证。印堂穴善治五官科疾病,共涉及 6 种眼病,3 种鼻病,1 种口腔疾病和 1 种咽喉疾病。(见表 2)

2.3 印堂穴中医疗法 在印堂穴应用的中医疗法有 6 种,分别是穴位贴敷、针刺、刺血、艾灸、推拿和灯火灸。病证 30 种,涉及五官科、内科、儿科和外科等。其中穴位贴敷治疗病证种类最多(16 种,占比 53.33%)。(见表 3)

表 2 印堂穴主治病证

病证分类	病证数	占比(%)	病证
五官科	11	36.67	眉棱骨痛(2)、翳障(1)、眼丹(1)、天行赤眼(1)、眼珠缩入(1)、鼻衄(2)、胛肉攀睛(1)、鼻塞(1)、鼻渊(1)、口疮(1)、喉蛾(1)
儿科	7	23.33	惊风(13)、夜啼(4)、痢证(2)、厥证(2)、重舌(1)、痘证(1)、破伤风(1)
内科	7	23.33	头痛(10)、感冒(4)、中风(4)、疟疾(2)、霍乱(2)、痢疾(1)、中暑(1)
外科	4	13.33	头面部疔疮(17)、手部疔疮(1)、疖(1)、乳痈(1)
妇科	1	3.34	产后血晕(1)

表 3 印堂穴相关中医疗法

中医疗法	病证数	占比(%)	病证分类
穴位贴敷	16	53.33	五官科(7)、内科(4)、儿科(3)、外科(2)
针刺	8	26.67	内科(4)、五官科(3)、儿科(1)
刺血	6	20.00	内科(2)、外科(2)、五官科(1)、妇科(1)
艾灸	5	16.67	儿科(3)、五官科(1)、内科(1)
推拿	5	16.67	儿科(4)、内科(1)
灯火灸	3	10.00	儿科(2)、内科(1)

2.4 印堂穴针灸疗法的配穴与归经 印堂穴针刺和艾灸疗法应用条文共计 32 条,用于治疗惊风、头痛、夜啼等 11 种病证,其中以小儿(15 条)和头面五官疾病为主(11 条)。印堂穴单穴应用条文共计 3 条,用于治疗中风、小儿惊风和小儿痢证。

印堂穴腧穴配伍应用条文共计 29 条,与印堂穴相配伍的腧穴有 36 个,频次共计 106 次,包含 30 个十四经脉腧穴(出现 100 次)和 6 个经外奇穴(各出现 1 次)。与印堂穴配伍应用最多的腧穴为合谷穴(11),其次为百会穴(9)和攒竹穴(9)。出现频次较多(≥4 次)的 11 个配伍腧穴中,总频次为 69 次,总出现率为 65.09%。督脉上的穴位与印堂穴配伍频次最高(26 次),总共有 5 个穴位,分别是百会(9)、水沟(7)、上星(6)、囟会(3)和风府(1)。其次为手阳明大肠经和足太阳膀胱经,穴位配伍频次皆为 15 次。手阳明大肠经有 2 个穴位与印堂穴配伍,分别是合谷穴(11)和迎香穴(4)。足太阳膀胱经有 4 个穴位与印堂穴配伍,分别是攒竹穴(9)、风门穴(4)、曲差穴(1)和京骨穴(1)。(见表 4)

2.5 印堂穴养生治未病应用 数据统计发现,印堂穴在养生治未病领域应用的条文有 2 条。《折肱漫录》云:“守眉心……每凝神其际,即觉满口津生”^[12]。古代历有“吞津养生”之说,《备急千金要方》云:“数数叩齿,饮玉浆”“玉浆,口中津也”^[13]。吞津之法既能养生又能治病,故有越氏“年已七十,精神强旺,提戈上阵,犹同少年”^[12]之说,《寿世传真》云:“以手逆乘额,从两眉中间始,以入脑后发际中,二十七遍,仍须咽津无数(治耳目,能清明)”^[14]可见,从印堂穴处乘额推拿头面部具有明目开窍的作用。

表4 印堂穴针灸疗法的配伍腧穴

序号	配穴	归经	频次(次)	频率(%)
1	合谷	手阳明大肠经	11	10.38
2	百会	督脉	9	8.49
3	攒竹	足太阳膀胱经	9	8.49
4	水沟	督脉	7	6.60
5	上星	督脉	6	5.66
6	大敦	足厥阴肝经	6	5.66
7	中冲	手厥阴心包经	5	4.72
8	风门	足太阳膀胱经	4	3.77
9	太冲	足厥阴肝经	4	3.77
10	公孙	足太阴脾经	4	3.77
11	迎香	手阳明大肠经	4	3.77

3 讨论

3.1 印堂部位与印堂穴 印堂穴出自《玉龙歌》,两眉间宛宛中是穴,《黄帝内经》以“眉间”代之,《针灸甲乙经》记载“眉间以中”^[15]。中医学将面部区域与人体脏腑相对应,在疾病诊断中得到广泛应用。《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云:“两眉间为阙中,为肺之部”^[16]。《四诊心法要诀》曰:“阙中印堂,候肺之原”^[17]。多数医家将“两眉间”“阙中”“印堂”等同,与肺相应。然而,在《诊家正眼》中将“阙中”视为“眉之中”,与肺相应,而“下极”为印堂,与心相应,则“印堂”在“阙中”之下^[18]。《类经》记载“下极”在两目之间,谓之“山根”,居“眉心”之下与心相应^[19]。《诊家正眼》视“下极”为“印堂”或有误,两眉之间为印堂应肺,两目之间为山根应心^[18]。印堂在小儿疾病诊断中应用广泛,白色为肺之本色,故印堂部位明润色黄白者为无病^[20]。红为心之色,印堂红则为心有积热来克肺,有热惊^[21]。印堂青,壮热吐乳,木火刑金,久则成痫^[11]。恐惧伤肾,子病及母,印堂黑色主客忤^[22]。

3.2 印堂穴临床应用分析 病发于印堂,治也在印堂。印堂穴善治头面五官部位病证,体现了“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腧穴主治规律。印堂穴归属于督脉,督脉入脑行于人体后背正中,与中枢神经系统相关,故刺激印堂穴可调节神经系统以治疗惊风、痫证、中风等疾病。印堂穴与合谷穴配伍频次最高,“面口合谷收”,在治疗头面五官类疾病上,印堂与合谷配伍可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百会穴位于巅顶,归属督脉,与印堂穴相配伍主要治疗惊风、中风等神经系统疾病。攒竹穴位于两眉头,属足太阳膀胱经,与印堂穴临近,二穴配伍主要治疗头痛。

穴位贴敷疗法在印堂穴上应用最多治症最广。印堂穴适宜进行贴敷治疗,一方面与印堂穴的主治作用有关,另一方面与印堂部位皮下血管丰富面利于药物吸收有关。不同病证使用印堂贴敷疗法,在药物、剂型、操作方法及贴敷时间和时长上有所差异。贴敷使用的药物有复方也有单方,单方药物有巴豆、大蒜、姜、芋头、枯矾。复方药物的剂型有

丸剂、膏剂、饼剂和散剂。不同病证,使用相同的药物,贴敷时长也会有所不同。《仁术便览》记载用巴豆和胭脂贴印堂治疗小儿恶口疮,要求半柱香急去,以免形成疮泡^[23]。同样是用巴豆,《验方新编》中记载治疗小儿重舌,需要待四围起泡^[24]。而小儿面部皮肤娇嫩,易留下瘢痕而影响容貌,在治疗疾病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具有强烈发泡作用的药物,并且要减少贴敷时长。印堂穴贴敷时长与季节也有关系,如《外科医镜》记载用巴豆、冰片、雄黄为丸贴印堂治疗乳痈,夏贴三个时辰,春秋冬贴一日^[25]。在印堂穴使用贴敷疗法,其贴敷方法除贴法、敷法外还有药物擦拭法,《本草纲目》使用枯矾频擦印堂穴以治疗眼睛红肿^[26]。在一些古籍中也有对开始贴敷时间的记载,如治疗疟疾应在疟发之前贴敷^[27],治疗热疔应在端阳五时贴敷^[28]。总之,在印堂穴使用穴位贴敷疗法治证广泛,且操作较为方便,在运用该疗法时应尽量避免使用烈性发泡药物,减少贴敷时间。

在印堂穴使用刺血疗法主要治疗头面部疾病,《刺疗捷法》记载了印堂穴配伍其他穴位挑刺出血治疗18种疔疮,其中17种为头面部疔疮^[29]。在印堂穴使用艾灸和灯火灸疗法主要治疗小儿惊风和小儿痫证,艾灸剂量一般不超过3壮,然而对于小儿惊风昏迷重症可灸至数十壮^[30]。与贴敷疗法相似,在使用艾灸疗法和灯火灸疗法时应尽量减少剂量以免造成烧伤而留下瘢痕。在印堂穴使用针刺疗法多治疗头痛、眉棱骨痛、感冒等疾病。推拿印堂穴多是治疗小儿病证,依据病证不同使用推、擦、摩、掐、挤等手法。

在印堂穴79条治症条文中,小儿惊风、厥证、产后血晕、霍乱等重症条文达24条,占比30.38%。尤其是印堂穴在疟疾、霍乱、破伤风等传染性疾病的应用,体现了其治疗急重症的价值。《救生集》记载用大枣、斑蝥与猪油调和贴印堂治疗久疟,用麝香、朱砂敷印堂治疗小儿疟疾^[27]。破伤风、天花等传染病随着现代免疫学发展已基本绝迹,我们仍应牢记中医治疗烈性传染病的重要贡献。

4 结语

综上所述,印堂穴在疾病诊断、治疗、养生治未病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印堂穴在小儿疾病的诊断应用最多。印堂穴相关中医疗法有6种,善治头面五官类疾病,穴位贴敷疗法治证范围最广。在针刺和艾灸疗法中,印堂穴与位于督脉上的腧穴配伍频次最高,其中合谷穴配伍频次最高,其次为百会穴和攒竹穴。印堂穴在急症重症方面也有应用,为安全起见,对于急重症应采用中西医结合综合性疗法。

参考文献

- [1] 王华,杜元灏. 针灸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
- [2] 高忻洙,胡玲. 中国针灸学词典[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4] 彭清华,析耀杰. 中医五官科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 [5] 张伯礼,薛博瑜. 中医内科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 [6] 马融,韩新民. 中医儿科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 [7] 马宝璋,齐聪. 中医妇科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
- [8] 陈红凤. 中医外科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 [9] 曾世荣. 活幼心书[M]. 田代华,林爱民,等,点校.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3.
- [10] 顾世澄. 疡医大全[M]. 叶川,夏之秋,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628.
- [11] 徐春甫. 古今医统大全:下册[M]. 崔仲平,王耀廷,主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879.
- [12] 黄承昊. 折肱漫录[M]. 邢玉瑞,乔文彪,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231-232.
- [13]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林亿,校正. 刘更生,张瑞贤,点校.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384,389.
- [14] 徐文弼. 寿世传真[M]. 吴立鹏,点校.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4.
- [15] 皇甫谧. 针灸甲乙经[M]. 黄龙祥,整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3.
- [16] 马蒨.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M]. 孙国中,方向红,点校.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415.
- [17] 吴谦. 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注释[M]. 吴忠祥,王永宏,校注.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2.
- [18] 李中梓. 诊家正眼[M]. 包来发,整理.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402.
- [19] 张介宾. 类经[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6:169.
- [20] 冯兆张. 冯氏锦囊秘录[M]. 王新华,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93.
- [21] 董宿. 中华医典·奇效良方[M]. 长沙: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1998.
- [22] 林之翰. 四诊抉微[M]. 王宏利,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48.
- [23] 张洁,选集. 仁术便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56.
- [24] 鲍明璈. 验方新编[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255.
- [25] 高思敬. 中华医典·外科医镜[M]. 长沙: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1998.
- [26]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王育杰,整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674.
- [27] 虚白人. 救生集[M]. 王力,秋晨,由昆,等,点校.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3:176-177.
- [28] 王梦兰,纂集. 秘方集验[M]. 王玉英,王作林,点校.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117.
- [29] 张镜. 刺疔捷法[M]. 孙敬青,李岩,点校.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 [30] 杨继洲. 针灸大成[M]. 黄龙祥,整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430. (收稿日期:2019-11-09)

(上接第127页)中央国医馆未考虑在县市一级设立支馆,所以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故而四川、福建、江西等省提出在当地县市设立支馆的请求也未被中央国医馆核准。由于各地呼声日增,1932年11月6日,中央国医馆第十二次理事会专门讨论通过了《各县市设立国医支馆暂行办法》,规定国医支馆只能在重要县市设立,且必须在各省国医分馆成立之后才能提出设立申请。该办法出台后,由于要求严格,初期设立的县市支馆数量尚少,且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后期逐步增多。浙江在建成嘉兴、永嘉、平湖等国医支馆后,于1936年起又陆续筹建东阳、兰溪、奉化、仙居、象山等49个支馆;而甘肃则在1936年决定于十二个重要县设立支馆^[5]。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国医馆随政府迁至重庆。在整个抗战期间,主要工作从学术研究转为以中医药支持抗战、服务军民为主,特别是开展了中药工业产业化,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中央国医馆迁回南京。此后两年,由于政局动荡,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至国民党迁往台湾后,中央国医馆就此解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6]。

在中央国医馆存续的八年时间内,各地分馆、支馆努力团结中医药同仁、全力提升中医药地位、积极发展中医药事

业,在近代中医药史上留下了浓重笔墨。本文展示的五枚徽章,正是从不同角度,再现了那一段历史,值得今世回味。同时,我们认为:长期以来,在近代中医药传世实物研究中,证书与徽章的价值尚未得到有效重视。相对于其他中医药文物而言,证书与徽章所展示的信息更加集中、更加精炼,可以较为准确地记录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或事件,甚至可以起到断代、定性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于丁坤. 中央国医馆与近代中医教育[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20(3):3-4,19.
- [2] 郑洪. 民国广东国医分馆及各县支馆概况[J]. 中华医史杂志,2010,40(3):165-170.
- [3] 刘鹏. 中央国医馆及其整理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的历史回顾与评价[J]. 中医杂志,2019,60(20):1794-1797.
- [4] 李剑. 中央国医馆的成立及其历史作用[J]. 广州中医学院学报,1992(2):116-120.
- [5] 姚璐. 中央国医馆之综合研究[D].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7.
- [6] 郑洪. 抗战时期的中央国医馆[J]. 中医药文化,2015,10(6):25-29.

(收稿日期:2020-04-01)